

斑马线

□苏银波



秋日黄昏的光影斜洒在斑马线上，斑驳的色块像是岁月的拼图。

“绿灯了，快走！”身后熟悉的声音轻轻碰了我一下，我才从思绪中惊醒，迈步踏上这条走了三十多年的斑马线。

脚下的每一道白线，仿佛都在低声诉说：它们见证过我的青春、我的爱情、我的孩子，也见证着这座小城从旧时光走向新时代。

从去年起，不知多少次，我站在竹城煌歌大道与工行之间的这条斑马线前等绿灯，望着脚下走了三十多年的路，总会不由自主地发呆，脑海里一幕幕往事翻涌而来。

我经营办公用品生意三十年，三年前因多种原因逐步收尾，可时过三年仍未彻底停下——或许是对这份职业感情太深，骤然搁置满心不舍。去年又给自己设定两年期限，往后每想起这份倒计时，心里便泛起莫名伤感，大抵就是人们说的退休综合征吧。这份不舍，不只对职业，更多是眷恋这片生活了几十年的热土。

光阴似箭，三十多年转瞬即逝。曾经的北门拱桥、小游乐园一带，如今成了市民娱乐的中心广场，周边的煌歌大道也成了各大品牌入驻的“小城春熙路”；当年的新华路段，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邮电局、商业局、百货公司、工业品贸易公司齐聚，如今已是遍布24小时网络银行的繁华地带，商业局变成了商务局，旧百货公司、工业品贸易公司所在的区域，更成了金银珠宝扎堆的“现代版王府井”金融街。我亲历着时代的变迁，却始终没离开过这一带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踏过这条斑马线，往返于熟悉的街巷。

记得1990年冬天，经朋友介绍相亲，男方站在工业品贸易公司商场的文化用品专柜边，我在商场外远远望去……谁承想，此生竟与文化用品结下不解之缘。当年的传统相亲模式，至今刻骨铭心。那个冬天的夜晚，我们漫步在北门拱桥至北操坝之间，寒风拂过脸庞，心里却满是人生最珍贵的爱情时光，耳边还常飘来电视剧《渴望》的主题曲《好人一生平安》。

后来，儿子出生，小游乐园成了我们带娃的日常。那里有摇摇车、转转车等儿童设施，还有乐乐儿童照相馆——从儿子出生百日起，每个生日、六一、春节，所有成长特殊瞬间，都在这里定格成影像。那时的小游乐园是小城最热闹的休闲地，卖艺的、耍猴的，五花八门的新奇玩意儿都聚在这儿，藏着无数市民的闲暇记忆。

1993年冬季的那场大雪，至今清晰。小游乐园银装素裹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，人们纷纷来玩雪拍照。我借着住得近的便利，连续几天抱着半岁的儿子赏雪留影，直到积雪消融才作罢。

最难忘的是儿子五岁那年，那天从文

教幼儿园接他回家，刚到家门口，看见小游乐园附近围满了人。好奇之下我们凑过去，只听见里面传来优美的歌声，我踮脚伸颈往里挤，却始终看不见人影。年幼的儿子反倒从大人的缝隙里钻进去，瞧见是卖艺人在唱歌，面前摆着装着一元、两元零钱的小盒子。我担心人群拥挤伤到儿子，拉着他要去，可他小手紧紧拽着我的胳膊，踮着八字脚不肯挪步，仰着小脸，用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说：“妈妈，给钱。”我笑着递给他一元钱，他再次挤进人群放下钱，才乖乖地跟着我离开。看着儿子骨子里的善良，我满心欣慰。

1996年，全国国企改革浪潮袭来，我从百货公司员工转型，成了一名小小的纳税人，踏上了创业路。后来，借着旧城改造和业务发展，门店从百货公司商场搬到核心商业区十字街，一守就是三十年，也让我与这片土地的羁绊更深。

再后来，门店搬到东大街延伸段的新家，每天上下班往返于东大街与新华路之间，常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总会毫不犹豫地递上一点微薄心意。印象最深的是邮政局门口那位无臂年轻小伙，他跪在地上，面前摆着装零钱的小碗，旁边放着一叠红纸，用嘴咬着毛笔，在红纸上写“好人一生平安”，送给每位伸出援手的人。我像往常一样递了点钱，没承想第二天他竟来我的店里买红纸。我当即吩咐店员不收钱，要多少给多少，可他还让店员帮忙把红纸裁成整齐的小方块，要求格外细致。店员有些不耐烦地嘀咕，不收钱还这么多要求，我赶紧递眼神制止。小伙离开后，我对店员说：“这些人太不容易了，活着本就艰难，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有思想、有自尊，爱美也爱体面，只是迫于无奈，才敢在善良的人面前寻求帮助，咱们多帮点忙不算什么。”店员听后恍然大悟，往后只要有残障人士来店里买东西，我们都分文不收。

光阴带走了我的青春，小城装下了我的所有故事。曾经总盼着早日财富自由，卸下工作享受清闲，可当这一天越来越近，却愈发留恋这份职业，它早已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情怀。以前，朋友问我何时去省城生活，我总说快了。如今，再有人问起，我却会说：不一定——我爱这片故土，这里有我的根、我的情、我的魂，有爱我的亲人和朋友，更有我牵挂的人。

我穿着休闲装，背着小背包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缓缓走在斑马线上。夕阳的余晖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斑驳的光影在脚下跳跃，我嘴里轻轻哼着小调：“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，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……”在这条斑驳光影里的斑马线上，你会遇见我的过去，也会看见这座小城的温暖与深情。

十面埋伏

□张鹏

雪山脚下的夜，是一动一静的极致交替。动的是，军用帐篷不断被狂风刮得鼓胀起来，又回落下来打在帐篷立柱上。这种枯燥的重复，一夜不停。静的是，除了偶有狼啸顺着风声远远地传过来，再无别的声音。

帐篷里，其他兄弟早就入了梦乡，这种吵闹的风雪声对于这些年轻小伙来说，几乎可以无视，但对于过了四十岁的老张来说，就吵得睡不着了。正在床上辗转，突然听到床下面“吱吱叽叽”的声音，老张内心窃喜：“嘿嘿，来了个‘小家伙’到寒舍做客，倒少了些寂寞！”于是，听着风声、狼啸再加上床下面窸窣窣的动静，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可谁知道，一连数日，老张每天上床后，响声就起，如同是一个执着的约定，吵得他连续几天睡不着觉，苦不堪言。又一个不眠夜后的清晨，老张终于大怒，大吼一声：“过来几个人！”须臾，一人率先掀开门帘冲进帐篷，老张抬头一看，牛哥，四川人，本姓鲁，身材并不高，却用了一个近似于钵的工具就餐，更生就一张与身材极不对称的大嘴，极其夸张地横亘于鼻子与下巴之间。因号称方圆百公里内的牦牛，他都能与之交流互动，所以兄弟们都尊称一声牛哥。又一人风一般地卷将进来，老张一见此人暗喜道：“得此人相助，何愁大事不成？”有诗为证：“纤巧玲珑身似燕，进退攻防快如电。谁横长戈慑顽敌，老张麾下蝴蝶剑。”此人身法灵活，且韧性十足，长途巡逻中，踏险山恶水如履平地，名叫刘鑫，兄弟们为了配合他的本名，连起来叫得响亮，送给他一个外号“蝴蝶剑”——“刘鑫蝴蝶剑”。

老张正有些出神，猛听得门外响起霹雳般的一声“报告”，不用看也知道是“史蹄芬周”到了。史蹄芬周的耳朵有点小毛病，所以说说话声音特别大。本名叫周贝贝，兄弟们在极其寂寞的雪山生活中，笑称要与国际接轨，于是便送给他一个绰号“史蹄芬周·欧曼贝贝”。

老张看着眼前站得如标枪般的几名小伙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突然长身而起：“我命令！”几人神情俱是一凛。老张继续道：“本人一念之误致鼠患猖獗，不得已发起此次拔点作战。望诸位戮力灭贼，绞杀鼠辈。直捣鼠窝，不使一只漏网。”

“牛哥，令你携拖鞋一只，木板一块，为我左侧助攻，防敌沿左侧迂回逃窜。”“蝴蝶剑，着你提股鞋一只，木棍一根，为我右翼助攻，防敌沿右翼迂回逃窜。必要时协助主攻，用棍子捣其老巢。”

“史蹄芬周，你带皮鞋一双，为我方主攻，主要是搬开行军床，全力搜捕‘鼠辈’，力拍乱窜之敌于窝边！”“我则居中指挥，待老鼠出窝乱窜，听我号令，则拖鞋、皮鞋、胶鞋齐下，誓灭鼠患！本次行动代号为‘十面埋伏’。”

当我们搬开行军床，全力搜寻了半晌，也不见任何动静，众人越发紧张。也不敢说话，怕惊动对方，只是紧紧地抓住手中的鞋子、木棍，瞪大双眼，生怕漏过敌踪！帐篷空间本来就不大，所有的东西都搜索了一遍，兄弟们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莫衷一是。突然，蝴蝶剑捡起自己入冬以来一直闲置着的夏季作战靴，翻过来一抖，一只被吓破了胆的“小家伙”，连带着一些枯草根、碎纸片从天而降……本次“特别行动”大获全胜，兄弟们欢快的笑声直冲云霄！

老张和兄弟们都讨厌别人说他们在雪山上的生活苦，就是那句形容雪山上深入骨髓寂寞的“白天兵看兵，晚上数星星”这一句老话，也被他们改了——

风沙烈日笑相迎，点滴生活都是情。
白天可以兵看兵，晚上还能数星星。